

或许是意大利餐吃多了，大家对意大利人的印象，除了足球队之外，总离不开餐饮业。本地有个意大利人的组织，成员们从事的却是低调的科研工作。他们不时举行聚会，地点不是在冷清的实验室内，而是在餐馆聚餐，去郊外野餐，在新加坡河划龙舟等。这些热力四射的活动，为的是给成员提供一个交流与融入本地社会的平台。

赵恺健 / 报道

iStockphoto



GRIS经常为成员组织户外活动，例如到郊外野餐。（受访者提供图片）

## 意大利研究者组织 不搞研究

提起意大利人，你脑海中浮现的首个画面是足球队？意大利面或比萨饼吗？

一般人首先想到的，相信不会是穿着白袍，在实验室里做研究的意大利人。不过，本地却真的有一个这样的组织，集合了生活在新加坡的一群意大利研究人员与学者，建立了一个交流的平台，也协助初来乍到的意大利人更容易融入这里的生活。

“新加坡意大利研究人员组织”（the Group of Italian Researchers in Singapore, 简称GRIS），虽然名称听起来像是一个从事研究工作的团体，其实不然，它是聚合了意大利研究人员与学者的社交团体，并不进行研究活动。

GRIS成立于2008年初。背景是在这里的意大利研究人员日益增多，GRIS的首要宗旨是为他们提供

一个社交与专业网络，让成员分享信息，讨论影响大家生活的文化、科学、社会等课题。

### 初到本地者的接触点

GRIS协调员康文涵博士（Dr. Erik Cambria）说：“我们这个团体的目标，是为刚到新加坡的意大利人提供一个亲切的初步接触点，也为所有成员建立社交与文化交流平台。”

该组织目前约有70多名活跃成员。他们通常每两个月组织一次活动，有非正式聚餐、运动活动、音乐会等等。平时大家主要通过LinkedIn与面簿保持联系。康文涵举例说，他最近参与组织的活动就包括克兰芝田园野餐、新加坡河划龙舟，以及在东陵俱乐部庆祝意大利国庆等。

GRIS的成员主要来自各大科研机构及大学，他

们涵盖的研究领域包括了医药生物技术、工程、资讯科技、经济、心理学等各方面。加入这团体完全是自愿性质，GRIS也不收取任何会费。

康文涵说，他们的成员不仅是在本地工作的意大利人，任何有共同兴趣的人也能加入，不论国籍。这就包括曾在意大利科学及科技单位工作过的人，以及有兴趣前来新加坡做研究的意大利学者，还有成员的家人等。

### 促进两地科研工作

除了作为社交平台，康文涵说，GRIS会努力促进新加坡与意大利两国之间的科研合作与投资。

他说：“组织也为在新加坡和意大利的GRIS成员所进行的研究活动，提供合作与交流的机会。”

“我们将为会员建立一个资料库，包括各自的

研究方向与联系方式，让有兴趣合作的个人或机构可以轻易地找到我们这些成员。”

GRIS希望扮演两国学术研究的催化剂，促进两地之间的合作项目，激发创新产品。它也会鼓励新加坡和意大利的公司，对有利于双方的科研项目进行投资。目标是提供独立及公正的咨询，善用他们对两地的熟悉及理解，促进这方面的投资。

另外，他们也获得意大利与新加坡一些文化机构的协助，偶尔会组织一些文化或科学活动。

文转第4页：“对新加坡一见钟情”

《新汇点》内页

■李玮玲专栏：《长发的故事》 >> p4 & p5



绿叶牌产品由新加坡制造，并获得卫生部“优良药品生产规范”（GMP）证书，被公认为品质卓越的医疗保健产品。

绿叶牌产品由纯天然原料以现代制药工艺精制而成，品种齐全，覆盖医疗保健各个领域。

可在 Unity 的 18 间连锁店购买下列产品

- ANG MO KIO HUB, Tel: 6552 2001 • BISHAN ST 13 BLK 510, Tel: 62593449
- CLEMENTI MALL, Tel: 6659 4719 • EASTPOINT, Tel: 6788 2415 • GREAT WORLD CITY, Tel: 6235 1601
- J CUBE, Tel: 6684 4080 • KATONG MALL, Tel: 6636 3160 • LOT 1 SHOPPER'S MALL, Tel: 6763 7678
- MARINE PARADE, Tel: 6345 1548 • RIVERVALE PLAZA, Tel: 6386 4183 • SUNTEC CITY MALL, Tel: 6836 5483 • TAMPINES ONE, Tel: 6784 6055 • TANJONG PAGAR PLAZA, Tel: 6323 1281
- THOMSON PLAZA, Tel: 6552 1965 • TIONG BAHRU PLAZA, Tel: 6276 6562 • TOA PAYOH CENTRAL (HUB), Tel: 6352 2933 • WEST MALL, Tel: 6792 9730 • WHITE SANDS SHOPPING CENTRE, Tel: 6581 7736



### 蓝莓眼宝胶囊

绿叶牌蓝莓眼宝胶囊与众不同之处在于除了以蓝莓花青素为主要成份外，又添加了叶黄素和枸杞子提取物，使其对眼睛滋养成份更佳，而维护眼睛健康，保健效果更为理想。

本品适用于白领人士、学生、驾车者和中老年人。



### 虫草王胶囊

绿叶牌虫草王胶囊精选优质野生冬虫夏草和虫草提取物，即可滋阴，又可助阳，具有滋肺补肾，强壮体魄，辅助免疫系统，舒解疲劳等作用。

适用于年老或病后滋补，过度劳累，久咳虚喘，腰膝酸痛。



### 活性银杏叶片

绿叶牌活性银杏叶片所含提取物的质量达到国际标准，其中银杏总黄酮甙>24%，银杏总内酯>6%，银杏酸<5ppm。

本产品特点为：

- 促进血液循环通畅
- 有助于脑部和心脏的血液循环
- 辅助注意力和警惕力



### 活性珍珠美容胶囊

珍珠中的营养成分大多不溶于水，服用后人体对珍珠所含元素的吸收十分有限。

绿叶牌活性珍珠美容胶囊所选用的珍珠原料，由先进生物酶解技术制成，因而可以完全溶解于水中，提高人体吸收率，这是本品与一般的珍珠粉主要区别点。服用本品可促进生肌美颜，预防老年斑，皱纹，使皮肤：

- 滋润美白
- 柔滑细腻



### 颈椎泰胶囊

颈椎病的现象为：颈肩疼痛，颈部僵硬。发生的原因可能是：年龄因素，颈椎间盘退化；慢性劳损；生活姿势不当或长期低头工作。

绿叶牌颈椎泰胶囊具有：

- 壮筋健骨
- 舒筋通络
- 活血化瘀
- 散风止痛



### 皮肤解痒胶囊

中医认为，因皮肤过敏，湿疹等所引起的皮肤搔痒，是由于风邪、湿邪、热邪、血虚、虫淫等因素所致，应以疏风祛湿、清热解毒、养血润燥、活血化瘀为原则，以达到驱邪、扶正、止痒的效果。

绿叶牌皮肤解痒胶囊

根据上述理论，特选12种纯天然中药精制成新型浓缩胶囊，具有祛风活血，除湿止痒的良好效果。



### 糖三宝胶囊

- 天然保健糖三宝
- 三宝合力效果高
- 平衡代谢功能好

糖三宝功效成分：  
武靴藤 + 番石榴 + 苦瓜



### 发滋胶囊

须发早白，萎黄枯焦，毛发稀疏。

绿叶牌发滋胶囊可帮助缓解你的烦恼，它具有：

- 滋养毛发
- 强健发根
- 乌发润发
- 固发美发



MADE IN SINGAPORE 新加坡制造

询问热线：6278 1134  
(只限办公时间)  
Sinchong Meheco, Yue Hwa Chinese Products Pte Ltd, TCM Chinese Medicines Pte Ltd  
及各大中西药行均有出售

分销商

DISTRIBUTOR:

medCan™  
making lives better

美得市场私人有限公司  
Medic Marketing Pte Ltd  
电话：6271 8122 (只限办公时间)

制造商 MANUFACTURED BY:

GMP CERTIFIED

鍾炎洲私人有限公司  
TONG JUM CHEW PTE LTD



毕晓琼(中)和黄荣业教授(左)及亚洲第一例试管婴儿李健璋合影。

从中国移民美国，四年前再移民新加坡的毕晓琼，有着丰富投资经验。以往的投资领域包括房地产、医疗器械、生物科技项目等，移民新加坡之后，她选择投资医疗服务领域，也为提高新加坡的生育率助力。

### 走过三国移民之路

# 毕晓琼来新 “助生育率”

何逸敏 / 文 (特约) (受访者提供图片)

今年8月8日，位于诺维娜专科中心(Novena Specialist Center)6楼的“心佳馨试管婴儿中心”正式成立。这家试管婴儿中心是由本地知名妇产科医生黄荣业担任医务总监。他在1983年成功培育了亚洲首个试管婴儿。心佳馨试管婴儿中心成立于私人医疗集团心佳馨(Sincere)，与去年成立的心佳馨妇产中心坐落不同地点，为求成立者提供一站式医疗服务。

创办这家医疗集团的是从中国移民美国，再移民新加坡的毕晓琼。有着丰富投资经验的她，以往的投资领域包括房地产、医疗器械、生物科技项目等。移民新加坡之后，她选择投资医疗服务领域，也为提高新加坡的生育率助力。

毕晓琼10多年前从中国移民美国，2008年来到新加坡，于2010年申请成为新加坡公民。2011年9月29日，定居新加坡两年多的毕晓琼，携手本地多名妇产科、乳腺科、妇科肿瘤外科、整形外科等知名专家，由黄荣业教授担任医务总监，成立“心佳馨妇产中心”。

#### 一站式医疗服务

谈及为何要在新加坡设立心佳馨医疗集团，毕晓琼说是为女性生育有一站式的医疗服务，包含了从检查、医治、修复到医疗美容。有关妇科、乳腺科、乳腺、乳房再造、更年期跟踪预防、女性子宫癌预防疫苗、手臂植入避孕手术等。毕晓琼也捐巨款设立中国癌症基金会乳腺癌

### GRIS成员狄伦：对新加坡一见钟情

# 对新加坡一见钟情

>>> 文接前页

康文涵如今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淡马锡实验室担任研究科学家，目前还是单身。他，虽然只来了新加坡定居一年多，但他说他真的喜欢新加坡，也不会介意在这里开始组织他的新家。他曾在英国、美国、印度、中国等世界各地居住与工作，但表示新加坡是他最喜欢的地方之一。

他对于新加坡美食赞不绝口，表示他乐不思蜀，几乎很少想念意大利的食物；而即使他想吃的时候，在我国也可以轻易找到。他对于融入本地社会感到非常自然与不费力。

他说：“本地人一般都非常友善，沟通也不成问题，但他也坦承这可能是因为他懂得说一些基本的华语，让他可能比其他意大利人占了不少优势。”

唯一让他感到不太称心的是这里的天气，不过自己也表示只要习惯了就好。

GRIS不但让他更容易理解本地社会，也帮助他接触到其他意大利的研究人员，使他们成为了好朋友，他甚至也加入其中一个成员开始了一项研究合作项目。

谈到本地人对意大利人的看法，他觉得本地人大多数对于意大利人都有相当不错的印象。

狄伦表示，GRIS这个团体虽然主要是各种研究人员或学者所组成的，但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主要讨论的却不是任何学术课题。

狄伦说：“我们这个团体主要是偶尔一起吃晚餐、扩展彼此的网络以及只是为了了一起享受一段美好的时光。当然，这个团体也帮助我们建立新的关系，让我们可以互相从彼此的中学学习。”

同时，虽然他们的组织都是意大利人在参与，但通过认识其他在这里居住与工作的意大利人，也有助于他们更好地认识新加坡与融入本地社会。

狄伦说：“我们来到新加坡，我们并不觉得新加坡人对于意大利人有什么特别的误解与刻板印象，只不过，当别人发现他是意大利人的时候，足球与意大利美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接下来的话题。”

狄伦还指出很有意思的一点，那就是意大利人之间可能反而会有对彼此的一种更强烈的误解与刻板印象。比方说来自热那亚的人就非常吝啬，而来自西西里岛的全都是黑手党成员。在新加坡眼中，反而没有对意大利人有这种先入为主的印象。



狄伦：这团体也帮助我们建立新的关系，让我们可以互相从彼此的中学学习。

狄伦说：“我可能会把父母也接到新加坡一起居住，但目前仍在考虑。”

本地开放与多元文化的社会，让他一来到这里，就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 建立新的关系

狄伦表示，GRIS这个团体虽然主要是各种研究人员或学者所组成的，但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主要讨论的却不是任何学术课题。

狄伦说：“我们这个团体主要是偶尔一起吃晚餐、扩展彼此的网络以及只是为了了一起享受一段美好的时光。当然，这个团体也帮助我们建立新的关系，让我们可以互相从彼此的中学学习。”

同时，虽然他们的组织都是意大利人在参与，但通过认识其他在这里居住与工作的意大利人，也有助于他们更好地认识新加坡与融入本地社会。

狄伦说：“我们来到新加坡，我们并不觉得新加坡人对于意大利人有什么特别的误解与刻板印象，只不过，当别人发现他是意大利人的时候，足球与意大利美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接下来的话题。”

狄伦还指出很有意思的一点，那就是意大利人之间可能反而会有对彼此的一种更强烈的误解与刻板印象。比方说来自热那亚的人就非常吝啬，而来自西西里岛的全都是黑手党成员。在新加坡眼中，反而没有对意大利人有这种先入为主的印象。

狄伦说：“我可能会把父母也接到新加坡一起居住，但目前仍在考虑。”

本地开放与多元文化的社会，让他一来到这里，就有宾至如归的感觉。

狄伦说：“我们来到新加坡，我们并不觉得新加坡人对于意大利人有什么特别的误解与刻板印象，只不过，当别人发现他是意大利人的时候，足球与意大利美食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接下来的话题。”

狄伦还指出很有意思的一点，那就是意大利人之间可能反而会有对彼此的一种更强烈的误解与刻板印象。比方说来自热那亚的人就非常吝啬，而来自西西里岛的全都是黑手党成员。在新加坡眼中，反而没有对意大利人有这种先入为主的印象。



毕晓琼选择双语环境的新加坡作为第二次移民的地方。

### 心连心歌舞晚会 为外籍劳工援助基金筹款

由新加坡华源会、直落布兰雅俱乐部、Migrant Workers' Centre Singapore联合举办的“心连心歌舞晚会”——为外籍劳工援助基金筹款，将于本月11日晚8时于新加坡大会堂上演。

晚会综艺节目是由江苏省侨联“亲情中华·锦绣江苏”艺术团和新加坡华源会艺术团联合呈现。江苏省侨联“亲情中华·锦绣江苏”艺术团汇集了各艺术门类的优秀演员。许多演员曾多次获得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文华表演奖”、“中国木偶最高奖‘金狮奖’”、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中国舞蹈最高奖文华舞蹈表演奖等荣誉。艺术团多应应邀赴亚洲、欧洲、美洲、澳洲、非洲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多场文化交流演出活动，富有地方特色的精湛艺术表演，获当地华侨侨人和当地政府官员及外国友人观众的高度评价和热烈欢迎。

来自新加坡华源会艺术团的艺术家尹作发和同明伦也将登台献艺，为这台晚会增添精彩看点。

《新汇点》南大讲座

移民政策与职业发展

职业发展讲座 (Tan Chin Tuan Lecture Theatre)

联合早报 新加坡

联合早报《新汇点》将在本周末(9月8日)下午与南洋理工大学中国留学生会联合举办“移民政策与职业发展”讲座，邀请了具有丰富职业招聘经验的猎头公司、商界及新加坡社团负责人主讲如何面对新加坡移民政策的变化和就业前景，以及如何了解和融入新加坡的社会与生活。同时，为让求职者能有更好的形象，也将有专业的造型师讲解打造最佳造型。

这是《新汇点》第二次走进大学校园举办活动。2009年9月5日，《新汇点》与华新社团合作，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举行“新加坡工作面面观”讲座，吸引了近300名出席者。这次走进南大校园，与南大中国留学生会联合办，并得到南大校友事务处的鼎力支持。

讲座将由联合早报网主编兼《新汇点》主编周兆呈博士担任主席，包括三位主讲者，叶慧莲是鹰猎猎头公司的管理董事及创始人，拥有超过18年的招聘行业经验。她将主讲“如何面对政策变化和求职者就业前景。”第二位主讲者李秉贤博士，他是新加坡中华总商会董事、新加坡商会联合总会理事、三江会会长，同时也在商场上有着丰富的经验，是茶洲贸易公司主席。他将主讲“如何了解和融入新加坡生活与社会。”

来自报业控股出版的《女工》杂志的造型师王汶汶毕业于Lasalle艺术学院，曾协助为郑惠玉、范文芳、蔡文婷、赵薇等明星做造型。他的讲题是“为就业面试打造最佳造型”。

时间：9月8日(星期六)下午2时30分至5时

地点：南洋理工大学陈振传讲堂 (Tan Chin Tuan LT)

电邮报名：请将姓名、性别、身份证号码电邮到SU-IUCPRCHINA@niu.edu.sg

入场免费，并备有礼包和幸运抽奖。



# 长发的故事

协和小学(Unity Primary School)一名男生Ryan因为头发太长违反校规被剪的报道，让我感到既好笑又困扰。

我觉得教师这么做显示她非常关心学生。但Ryan的妈妈却大发雷霆。她向报章投诉Ryan的经历并报警备案。她声称儿子因为“觉得自己的样子很怪”，在事发后两天不敢踏出家门半步。她得花60元带儿子回发廊重剪头发。

在参加小六会考考试那天，教师担心Ryan的不整齐外表可能影响他的表现，便把他同其他两名也蓄长发的学生叫出课堂。她向他们解释她的担忧，然后问他们可

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我们所属的每个机构都有必须遵守的规定。我们要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对规定无所适从，还是在违反规定时尝试避免受到惩罚？

不可以让她把他们的头发剪短。他们同意了，她于是帮他们剪头发。

协和小学(Unity Primary School)一名男生Ryan因为头发太长违反校规被剪的报道，让我感到既好笑又困扰。

我觉得教师这么做显示她非常关心学生。但Ryan的妈妈却大发雷霆。她向报章投诉Ryan的经历并报警备案。她声称儿子因为“觉得自己的样子很怪”，在事发后两天不敢踏出家门半步。她得花60元带儿子回发廊重剪头发。

在参加小六会考考试那天，教师担心Ryan的不整齐外表可能影响他的表现，便把他同其他两名也蓄长发的学生叫出课堂。她向他们解释她的担忧，然后问他们可

学教授。我向来觉得留长发的男孩和男人看来很“娘娘腔”，但现在却采取“各人有各人的生活方式”的态度。

潮流改变了。新加坡现在对长发也没有以往那么严格了。留长发的男士现在可以“毫无不羁”的进入新加坡，也不会由政府部门柜台受到不同的待遇。此外，不论是在西方或新加坡，留长发已经过时了。

尽管如此，军营和学校对头发还是有一些规定。每个机构对外表都有自己的特殊规定，但对保持头发整洁的要求却是一致的。因此，协和小学对学生发型有自己的规定并不叫人感到意外。

#### 灌输孩子正确价值观

在我1960年代还在学校的日子，南洋小学和南洋女子中学的规定，是头发不能比耳朵低超过一寸，裙子不能超过膝盖以上一寸。

潮流已经不同了。南洋小学和南洋女子中学的教师不再时刻注意学生裙子的长度，但学生的穿着还是必须端庄。

对我来说，Ryan的妈妈对教师剪她孩子头发的反应近乎歇斯底里。当家长和学校发出相互矛盾的信息时，我们要如何灌输孩子正确的价值观？

Ryan服役时要如何适应？他总不能在违反规定时要求他妈出面保护吧？新兵首先要面对的是把头发剃短，他妈妈不可能阻止吧？

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我们所属的每个机构都有必须遵守的规定。我们要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对规定无所适从，还是在违反规定时尝试避免受到惩罚？

成长过程包括了接受社会对我们的限制，Ryan的妈妈让他避免了从教训中学习，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

(作者是国立脑神经医学院院长，叶琦保译)



军营和学校对头发都有一些规定。新兵首先要面对的是把头发剃短。(档案照)



吴韦材 / 文

### Xiao了咩?

Xiao别误以为是“笑”。这个Xiao是福建话，意即“发神经”。

比如我，明明政府诊所所有预约时间，却还待在那里苦等足是一小时半，只好跑到对面草地仰天长啸，但那绝对不是开心地笑，而是xiao掉。

看完医生，去拿药，见每个人的药都是一大袋一大包，大家上诊所就像上超市购物，这种看起来就像“全民患病”的壮观景象，看得我第二次xiao掉。

当然还有第三次。

我以为政府诊所所收费肯定是便宜的，看看账单数目，嗯，也还算公道。但是当我看到还没政府津贴时的那个原价，哇，原来我一直都蒙受着如此庞大的恩惠！如此隆重的人情压力咱们这些财政怎担当得起啊！那我们岂不是一直在欠人情了？既然是政府诊所，那就名正言顺该收多少是多少，“便民收费”本来就是国家应提供的医疗义务啊，万一这些恩宠突然有天名正言顺地不再宠了，那我们老百姓又该怎么活下去才好呢？忧心忡忡，第三次xiao掉。

那我现在明白了，其实这个Xiao也并非真疯狂，就是一些比较敏感的人对比较敏感的事物有比较大的反应吧了。

比如：你Xiao了咩？穿5英寸高的高跟鞋去爬山？

你才xiao，5英寸高跟鞋爬山，只要一有闪失，就会有很多帅哥抢着来扶我，你懂吗？

所以这个xiao也并非严重的事，常常会听到，就因为我常常都会xiao。就如：“xiao了1200块全部拿去买大，拜六一定会开这4个字呀？”或：“FB上面这些人准是xiao掉了。人家出车祸还一直在那里瞎哭！”又或：“干吗你又再吞药，Xiao了？天啊你一定是读到那里又虚拟又玄不可测的数据了！”

傻人，通常就称“xiao ch”，意即“傻的”。

比如：“喂，xiao eh，60块钱去剪一个头？60块钱可以把全身上的毛都剪光光了。”

发神经，就叫“ki xiao”，ki是福建话“起”的意思，ki xiao，“起疯”，也就是发神经。不仅人可以用，什么都可以用，比如说：“我的电脑Xiao了，一打开就可以看到80岁还穿三点式摆post的婆婆”。

Ki Xiao，如今也太普遍了。因为生活在这里，种种压力太大，做人不稍稍ki xiao，实在很很顶顶。

无论什么东西，从盐巴进到屋，价钱都会突然间ki xiao地涨价就起价，而且理由总是冠冕堂皇的，这已经使本地又荣获冠军，成为全亚洲(保守猜测)首个人民不稍稍发神经一下都很很难活下去的城市。

### 乐龄晨练

新加坡的社区组织，在鼓励乐龄人士踊跃积极参与社区活动的同时，也开办各种有益身心的教育文化延续课程、康乐活动，让他们外出走动，提供一个平台，让乐龄人士与其他朋友互动交流。

在忙碌的新加坡，每天一早，我们不时也会在社区公园、联络所篮球场、组屋楼下的多种活动场看到乐龄人士耍太极、打拳术、跳绳舞等。在悠扬的音乐伴奏下，摆动四肢和摆动身軀，离运动于娱乐，在运动后和朋友作良性互动，这也是新加坡乐龄人士典型的生活写照！



吴美兰 / 文 摄影



#### 征稿启事

“典型新加坡”捕捉最具新加坡特征的景与物、人与事。除早报记者定期展示“典型新加坡”的一面外，也欢迎读者传来你们眼中的“典型新加坡”，请注明拍摄地点、对照片内容的介绍，并附上中英文姓名、地址，电邮到zxbd@sph.com.sg，照片若刊登，作者将获得稿酬。

《专栏》

邻居间的那点事

（作者是新传媒艺人，1994年来新，现为新加坡公民）

我没有甘榜的生活经验，想象不出，那没有甘榜的邻里间，会发生怎样的纠纷？应该是有但不曾见过。天地大了，心胸该是宽广些的。

我住在上海的非空房子里，那时大多数上海家庭都是房小人多，几代同堂同居一处，极其平常。石库门房子虽不似《七十二家房客》里描述的那么窄，不过户门紧挨，隔墙说话清晰可闻，那是一定的。人多地窄，就容易产生摩擦，争吵的原因，十有八九相似，都是为了那一点可怜的公用面积。为了多占地盘，今天你放个破桶，明天邻居将桶丢掉，换上一自己的辆旧脚踏车。谁都想着时间一长，既成事实，自己就比别人多了些使用面积。有时甚至不是一派派得上场，就是心理上觉得不能吃亏。一来二去的，争吵就有了理由。

住的地方小容易发生争吵，倘有新住户迁入，那争吵的可能性就更大。老住户老邻居，同一个屋檐下几十年，有时还不得不拉下一这个脸。新住户一来，原有的秩序一打乱，便开始心生不满，进而采取行动。而新住户怕的就是一来就受欺负，厉害一点的必须先下手为强，战火一烧点燃，真不是三天两头得停的，搞到警察上门也并不为奇。或许像有人说的那样，狭小的居住环

境，对人的心理长期来说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些事看似鸡零碎碎，不值一提，实际可见国人的风貌，往大了说，还体现新加坡社会的整体和谐。这样的话题首次出现在总理的国庆演讲上，的确应该引起重视。

有句话说，有的地方就有是非。无论在中国还是新加坡，无论居住环境有多大的不同，社会风气有多少的改变，似乎邻里纠纷从未间断过。

小时候住在上海的弄堂房子里，那时大多数上海家庭都是房小人多，几代同堂同居一处，极其平常。石库门房子虽不似《七十二家房客》里描述的那么窄，不过户门紧挨，隔墙说话清晰可闻，那是一定的。人多地窄，就容易产生摩擦，争吵的原因，十有八九相似，都是为了那一点可怜的公用面积。为了多占地盘，今天你放个破桶，明天邻居将桶丢掉，换上一自己的辆旧脚踏车。谁都想着时间一长，既成事实，自己就比别人多了些使用面积。有时甚至不是一派派得上场，就是心理上觉得不能吃亏。一来二去的，争吵就有了理由。

住的地方小容易发生争吵，倘有新住户迁入，那争吵的可能性就更大。老住户老邻居，同一个屋檐下几十年，有时还不得不拉下一这个脸。新住户一来，原有的秩序一打乱，便开始心生不满，进而采取行动。而新住户怕的就是一来就受欺负，厉害一点的必须先下手为强，战火一烧点燃，真不是三天两头得停的，搞到警察上门也并不为奇。或许像有人说的那样，狭小的居住环

境，对人的心理长期来说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些事看似鸡零碎碎，不值一提，实际可见国人的风貌，往大了说，还体现新加坡社会的整体和谐。这样的话题首次出现在总理的国庆演讲上，的确应该引起重视。

有句话说，有的地方就有是非。无论在中国还是新加坡，无论居住环境有多大的不同，社会风气有多少的改变，似乎邻里纠纷从未间断过。

小时候住在上海的弄堂房子里，那时大多数上海家庭都是房小人多，几代同堂同居一处，极其平常。石库门房子虽不似《七十二家房客》里描述的那么窄，不过户门紧挨，隔墙说话清晰可闻，那是一定的。人多地窄，就容易产生摩擦，争吵的原因，十有八九相似，都是为了那一点可怜的公用面积。为了多占地盘，今天你放个破桶，明天邻居将桶丢掉，换上一自己的辆旧脚踏车。谁都想着时间一长，既成事实，自己就比别人多了些使用面积。有时甚至不是一派派得上场，就是心理上觉得不能吃亏。一来二去的，争吵就有了理由。

住的地方小容易发生争吵，倘有新住户迁入，那争吵的可能性就更大。老住户老邻居，同一个屋檐下几十年，有时还不得不拉下一这个脸。新住户一来，原有的秩序一打乱，便开始心生不满，进而采取行动。而新住户怕的就是一来就受欺负，厉害一点的必须先下手为强，战火一烧点燃，真不是三天两头得停的，搞到警察上门也并不为奇。或许像有人说的那样，狭小的居住环

境，对人的心理长期来说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些事看似鸡零碎碎，不值一提，实际可见国人的风貌，往大了说，还体现新加坡社会的整体和谐。这样的话题首次出现在总理的国庆演讲上，的确应该引起重视。

有句话说，有的地方就有是非。无论在中国还是新加坡，无论居住环境有多大的不同，社会风气有多少的改变，似乎邻里纠纷从未间断过。

小时候住在上海的弄堂房子里，那时大多数上海家庭都是房小人多，几代同堂同居一处，极其平常。石库门房子虽不似《七十二家房客》里描述的那么窄，不过户门紧挨，隔墙说话清晰可闻，那是一定的。人多地窄，就容易产生摩擦，争吵的原因，十有八九相似，都是为了那一点可怜的公用面积。为了多占地盘，今天你放个破桶，明天邻居将桶丢掉，换上一自己的辆旧脚踏车。谁都想着时间一长，既成事实，自己就比别人多了些使用面积。有时甚至不是一派派得上场，就是心理上觉得不能吃亏。一来二去的，争吵就有了理由。

住的地方小容易发生争吵，倘有新住户迁入，那争吵的可能性就更大。老住户老邻居，同一个屋檐下几十年，有时还不得不拉下一这个脸。新住户一来，原有的秩序一打乱，便开始心生不满，进而采取行动。而新住户怕的就是一来就受欺负，厉害一点的必须先下手为强，战火一烧点燃，真不是三天两头得停的，搞到警察上门也并不为奇。或许像有人说的那样，狭小的居住环

境，对人的心理长期来说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些事看似鸡零碎碎，不值一提，实际可见国人的风貌，往大了说，还体现新加坡社会的整体和谐。这样的话题首次出现在总理的国庆演讲上，的确应该引起重视。

有句话说，有的地方就有是非。无论在中国还是新加坡，无论居住环境有多大的不同，社会风气有多少的改变，似乎邻里纠纷从未间断过。

小时候住在上海的弄堂房子里，那时大多数上海家庭都是房小人多，几代同堂同居一处，极其平常。石库门房子虽不似《七十二家房客》里描述的那么窄，不过户门紧挨，隔墙说话清晰可闻，那是一定的。人多地窄，就容易产生摩擦，争吵的原因，十有八九相似，都是为了那一点可怜的公用面积。为了多占地盘，今天你放个破桶，明天邻居将桶丢掉，换上一自己的辆旧脚踏车。谁都想着时间一长，既成事实，自己就比别人多了些使用面积。有时甚至不是一派派得上场，就是心理上觉得不能吃亏。一来二去的，争吵就有了理由。

住的地方小容易发生争吵，倘有新住户迁入，那争吵的可能性就更大。老住户老邻居，同一个屋檐下几十年，有时还不得不拉下一这个脸。新住户一来，原有的秩序一打乱，便开始心生不满，进而采取行动。而新住户怕的就是一来就受欺负，厉害一点的必须先下手为强，战火一烧点燃，真不是三天两头得停的，搞到警察上门也并不为奇。或许像有人说的那样，狭小的居住环

境，对人的心理长期来说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些事看似鸡零碎碎，不值一提，实际可见国人的风貌，往大了说，还体现新加坡社会的整体和谐。这样的话题首次出现在总理的国庆演讲上，的确应该引起重视。

有句话说，有的地方就有是非。无论在中国还是新加坡，无论居住环境有多大的不同，社会风气有多少的改变，似乎邻里纠纷从未间断过。

小时候住在上海的弄堂房子里，那时大多数上海家庭都是房小人多，几代同堂同居一处，极其平常。石库门房子虽不似《七十二家房客》里描述的那么窄，不过户门紧挨，隔墙说话清晰可闻，那是一定的。人多地窄，就容易产生摩擦，争吵的原因，十有八九相似，都是为了那一点可怜的公用面积。为了多占地盘，今天你放个破桶，明天邻居将桶丢掉，换上一自己的辆旧脚踏车。谁都想着时间一长，既成事实，自己就比别人多了些使用面积。有时甚至不是一派派得上场，就是心理上觉得不能吃亏。一来二去的，争吵就有了理由。

住的地方小容易发生争吵，倘有新住户迁入，那争吵的可能性就更大。老住户老邻居，同一个屋檐下几十年，有时还不得不拉下一这个脸。新住户一来，原有的秩序一打乱，便开始心生不满，进而采取行动。而新住户怕的就是一来就受欺负，厉害一点的必须先下手为强，战火一烧点燃，真不是三天两头得停的，搞到警察上门也并不为奇。或许像有人说的那样，狭小的居住环

境，对人的心理长期来说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些事看似鸡零碎碎，不值一提，实际可见国人的风貌，往大了说，还体现新加坡社会的整体和谐。这样的话题首次出现在总理的国庆演讲上，的确应该引起重视。

有句话说，有的地方就有是非。无论在中国还是新加坡，无论居住环境有多大的不同，社会风气有多少的改变，似乎邻里纠纷从未间断过。

小时候住在上海的弄堂房子里，那时大多数上海家庭都是房小人多，几代同堂同居一处，极其平常。石库门房子虽不似《七十二家房客》里描述的那么窄，不过户门紧挨，隔墙说话清晰可闻，那是一定的。人多地窄，就容易产生摩擦，争吵的原因，十有八九相似，都是为了那一点可怜的公用面积。为了多占地盘，今天你放个破桶，明天邻居将桶丢掉，换上一自己的辆旧脚踏车。谁都想着时间一长，既成事实，自己就比别人多了些使用面积。有时甚至不是一派派得上场，就是心理上觉得不能吃亏。一来二去的，争吵就有了理由。

住的地方小容易发生争吵，倘有新住户迁入，那争吵的可能性就更大。老住户老邻居，同一个屋檐下几十年，有时还不得不拉下一这个脸。新住户一来，原有的秩序一打乱，便开始心生不满，进而采取行动。而新住户怕的就是一来就受欺负，厉害一点的必须先下手为强，战火一烧点燃，真不是三天两头得停的，搞到警察上门也并不为奇。或许像有人说的那样，狭小的居住环

境，对人的心理长期来说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些事看似鸡零碎碎，不值一提，实际可见国人的风貌，往大了说，还体现新加坡社会的整体和谐。这样的话题首次出现在总理的国庆演讲上，的确应该引起重视。

有句话说，有的地方就有是非。无论在中国还是新加坡，无论居住环境有多大的不同，社会风气有多少的改变，似乎邻里纠纷从未间断过。

小时候住在上海的弄堂房子里，那时大多数上海家庭都是房小人多，几代同堂同居一处，极其平常。石库门房子虽不似《七十二家房客》里描述的那么窄，不过户门紧挨，隔墙说话清晰可闻，那是一定的。人多地窄，就容易产生摩擦，争吵的原因，十有八九相似，都是为了那一点可怜的公用面积。为了多占地盘，今天你放个破桶，明天邻居将桶丢掉，换上一自己的辆旧脚踏车。谁都想着时间一长，既成事实，自己就比别人多了些使用面积。有时甚至不是一派派得上场，就是心理上觉得不能吃亏。一来二去的，争吵就有了理由。

住的地方小容易发生争吵，倘有新住户迁入，那争吵的可能性就更大。老住户老邻居，同一个屋檐下几十年，有时还不得不拉下一这个脸。新住户一来，原有的秩序一打乱，便开始心生不满，进而采取行动。而新住户怕的就是一来就受欺负，厉害一点的必须先下手为强，战火一烧点燃，真不是三天两头得停的，搞到警察上门也并不为奇。或许像有人说的那样，狭小的居住环

境，对人的心理长期来说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些事看似鸡零碎碎，不值一提，实际可见国人的风貌，往大了说，还体现新加坡社会的整体和谐。这样的话题首次出现在总理的国庆演讲上，的确应该引起重视。

有句话说，有的地方就有是非。无论在中国还是新加坡，无论居住环境有多大的不同，社会风气有多少的改变，似乎邻里纠纷从未间断过。

小时候住在上海的弄堂房子里，那时大多数上海家庭都是房小人多，几代同堂同居一处，极其平常。石库门房子虽不似《七十二家房客》里描述的那么窄，不过户门紧挨，隔墙说话清晰可闻，那是一定的。人多地窄，就容易产生摩擦，争吵的原因，十有八九相似，都是为了那一点可怜的公用面积。为了多占地盘，今天你放个破桶，明天邻居将桶丢掉，换上一自己的辆旧脚踏车。谁都想着时间一长，既成事实，自己就比别人多了些使用面积。有时甚至不是一派派得上场，就是心理上觉得不能吃亏。一来二去的，争吵就有了理由。

住的地方小容易发生争吵，倘有新住户迁入，那争吵的可能性就更大。老住户老邻居，同一个屋檐下几十年，有时还不得不拉下一这个脸。新住户一来，原有的秩序一打乱，便开始心生不满，进而采取行动。而新住户怕的就是一来就受欺负，厉害一点的必须先下手为强，战火一烧点燃，真不是三天两头得停的，搞到警察上门也并不为奇。或许像有人说的那样，狭小的居住环

境，对人的心理长期来说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些事看似鸡零碎碎，不值一提，实际可见国人的风貌，往大了说，还体现新加坡社会的整体和谐。这样的话题首次出现在总理的国庆演讲上，的确应该引起重视。

有句话说，有的地方就有是非。无论在中国还是新加坡，无论居住环境有多大的不同，社会风气有多少的改变，似乎邻里纠纷从未间断过。

小时候住在上海的弄堂房子里，那时大多数上海家庭都是房小人多，几代同堂同居一处，极其平常。石库门房子虽不似《七十二家房客》里描述的那么窄，不过户门紧挨，隔墙说话清晰可闻，那是一定的。人多地窄，就容易产生摩擦，争吵的原因，十有八九相似，都是为了那一点可怜的公用面积。为了多占地盘，今天你放个破桶，明天邻居将桶丢掉，换上一自己的辆旧脚踏车。谁都想着时间一长，既成事实，自己就比别人多了些使用面积。有时甚至不是一派派得上场，就是心理上觉得不能吃亏。一来二去的，争吵就有了理由。

住的地方小容易发生争吵，倘有新住户迁入，那争吵的可能性就更大。老住户老邻居，同一个屋檐下几十年，有时还不得不拉下一这个脸。新住户一来，原有的秩序一打乱，便开始心生不满，进而采取行动。而新住户怕的就是一来就受欺负，厉害一点的必须先下手为强，战火一烧点燃，真不是三天两头得停的，搞到警察上门也并不为奇。或许像有人说的那样，狭小的居住环

境，对人的心理长期来说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些事看似鸡零碎碎，不值一提，实际可见国人的风貌，往大了说，还体现新加坡社会的整体和谐。这样的话题首次出现在总理的国庆演讲上，的确应该引起重视。

有句话说，有的地方就有是非。无论在中国还是新加坡，无论居住环境有多大的不同，社会风气有多少的改变，似乎邻里纠纷从未间断过。

小时候住在上海的弄堂房子里，那时大多数上海家庭都是房小人多，几代同堂同居一处，极其平常。石库门房子虽不似《七十二家房客》里描述的那么窄，不过户门紧挨，隔墙说话清晰可闻，那是一定的。人多地窄，就容易产生摩擦，争吵的原因，十有八九相似，都是为了那一点可怜的公用面积。为了多占地盘，今天你放个破桶，明天邻居将桶丢掉，换上一自己的辆旧脚踏车。谁都想着时间一长，既成事实，自己就比别人多了些使用面积。有时甚至不是一派派得上场，就是心理上觉得不能吃亏。一来二去的，争吵就有了理由。

住的地方小容易发生争吵，倘有新住户迁入，那争吵的可能性就更大。老住户老邻居，同一个屋檐下几十年，有时还不得不拉下一这个脸。新住户一来，原有的秩序一打乱，便开始心生不满，进而采取行动。而新住户怕的就是一来就受欺负，厉害一点的必须先下手为强，战火一烧点燃，真不是三天两头得停的，搞到警察上门也并不为奇。或许像有人说的那样，狭小的居住环

境，对人的心理长期来说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些事看似鸡零碎碎，不值一提，实际可见国人的风貌，往大了说，还体现新加坡社会的整体和谐。这样的话题首次出现在总理的国庆演讲上，的确应该引起重视。

有句话说，有的地方就有是非。无论在中国还是新加坡，无论居住环境有多大的不同，社会风气有多少的改变，似乎邻里纠纷从未间断过。

小时候住在上海的弄堂房子里，那时大多数上海家庭都是房小人多，几代同堂同居一处，极其平常。石库门房子虽不似《七十二家房客》里描述的那么窄，不过户门紧挨，隔墙说话清晰可闻，那是一定的。人多地窄，就容易产生摩擦，争吵的原因，十有八九相似，都是为了那一点可怜的公用面积。为了多占地盘，今天你放个破桶，明天邻居将桶丢掉，换上一自己的辆旧脚踏车。谁都想着时间一长，既成事实，自己就比别人多了些使用面积。有时甚至不是一派派得上场，就是心理上觉得不能吃亏。一来二去的，争吵就有了理由。

住的地方小容易发生争吵，倘有新住户迁入，那争吵的可能性就更大。老住户老邻居，同一个屋檐下几十年，有时还不得不拉下一这个脸。新住户一来，原有的秩序一打乱，便开始心生不满，进而采取行动。而新住户怕的就是一来就受欺负，厉害一点的必须先下手为强，战火一烧点燃，真不是三天两头得停的，搞到警察上门也并不为奇。或许像有人说的那样，狭小的居住环

境，对人的心理长期来说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些事看似鸡零碎碎，不值一提，实际可见国人的风貌，往大了说，还体现新加坡社会的整体和谐。这样的话题首次出现在总理的国庆演讲上，的确应该引起重视。

有句话说，有的地方就有是非。无论在中国还是新加坡，无论居住环境有多大的不同，社会风气有多少的改变，似乎邻里纠纷从未间断过。

小时候住在上海的弄堂房子里，那时大多数上海家庭都是房小人多，几代同堂同居一处，极其平常。石库门房子虽不似《七十二家房客》里描述的那么窄，不过户门紧挨，隔墙说话清晰可闻，那是一定的。人多地窄，就容易产生摩擦，争吵的原因，十有八九相似，都是为了那一点可怜的公用面积。为了多占地盘，今天你放个破桶，明天邻居将桶丢掉，换上一自己的辆旧脚踏车。谁都想着时间一长，既成事实，自己就比别人多了些使用面积。有时甚至不是一派派得上场，就是心理上觉得不能吃亏。一来二去的，争吵就有了理由。

住的地方小容易发生争吵，倘有新住户迁入，那争吵的可能性就更大。老住户老邻居，同一个屋檐下几十年，有时还不得不拉下一这个脸。新住户一来，原有的秩序一打乱，便开始心生不满，进而采取行动。而新住户怕的就是一来就受欺负，厉害一点的必须先下手为强，战火一烧点燃，真不是三天两头得停的，搞到警察上门也并不为奇。或许像有人说的那样，狭小的居住环

境，对人的心理长期来说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些事看似鸡零碎碎，不值一提，实际可见国人的风貌，往大了说，还体现新加坡社会的整体和谐。这样的话题首次出现在总理的国庆演讲上，的确应该引起重视。

有句话说，有的地方就有是非。无论在中国还是新加坡，无论居住环境有多大的不同，社会风气有多少的改变，似乎邻里纠纷从未间断过。

小时候住在上海的弄堂房子里，那时大多数上海家庭都是房小人多，几代同堂同居一处，极其平常。石库门房子虽不似《七十二家房客》里描述的那么窄，不过户门紧挨，隔墙说话清晰可闻，那是一定的。人多地窄，就容易产生摩擦，争吵的原因，十有八九相似，都是为了那一点可怜的公用面积。为了多占地盘，今天你放个破桶，明天邻居将桶丢掉，换上一自己的辆旧脚踏车。谁都想着时间一长，既成事实，自己就比别人多了些使用面积。有时甚至不是一派派得上场，就是心理上觉得不能吃亏。一来二去的，争吵就有了理由。

住的地方小容易发生争吵，倘有新住户迁入，那争吵的可能性就更大。老住户老邻居，同一个屋檐下几十年，有时还不得不拉下一这个脸。新住户一来，原有的秩序一打乱，便开始心生不满，进而采取行动。而新住户怕的就是一来就受欺负，厉害一点的必须先下手为强，战火一烧点燃，真不是三天两头得停的，搞到警察上门也并不为奇。或许像有人说的那样，狭小的居住环

境，对人的心理长期来说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那些事看似鸡零碎碎，不值一提，实际可见国人的风貌，往大了说，还体现新加坡社会的整体和谐。这样的话题首次出现在总理的国庆演讲上，的确应该引起重视。

有句话说，有的地方就有是非。无论在中国还是新加坡，无论居住环境有多大的不同，社会风气有多少的改变，似乎邻里纠纷从未间断过。

小时候住在